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風雅翼卷十二

元 劉履 編

選詩續編二

唐詩二

杜工部詩三十七首

杜甫開元末下第遊齊趙天寶中獻三賦授右衛率府功曹遭祿山亂陷賊中亡走謁肅

宗拜左拾遺尋以直言失官流離秦蜀間後依劍南節度使嚴武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幾受害旋客荆楚竟以寓卒其涉歷艱虞無所不備故其為詩往往憂國傷時陳事切實世號詩史况又學博才贍兼得古今體裁元稹稱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今取其古體録之而篇數倍於諸家焉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境土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交河在伊州西七十里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脱轡頭手中挑徒下反青絲捷下去聲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一作錯非舌語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

朽

嗚咽水所謂隴頭水也　論者謂子美古詩學建安是矣然未免有時而離去如此篇水亦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兩語已微露痕迹而未甚相遠讀者詳之

送徒既有長長兩反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訣絶不復同苦辛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姑為奴僕幾時樹功勲

挽弓當挽强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劉須溪曰用諺語或自作諺語皆可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驅馬天雨去聲雪軍行入高山徑危抱寒石指落層水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虜其名王歸繫頸受轅門潛身備行戶郎反列一勝何足論

從軍十餘年能無分寸功衆人歸苟得欲語羞雷同中

原有鬬争況在狄與戎丈夫志四海安可辭固窮

鬬争謂争功者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占去聲別本作名誤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鈎

占募已見補註鮑照詩吳鈎吳王劍名見吳越春秋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旂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霍去病漢武帝時為嫖姚校尉後為票騎將軍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

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道衢

輿臺並賤臣左氏傳云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主將謂安祿山時兼領范陽河東等三鎮日益驕恣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孤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問去聲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遠脫免窮老無兒孫

此言禄山既反軍中有不欲從逆而逃歸者　出塞本漢樂府横吹曲名其詞不傳如王仲宣從軍詩即其體也按仲宣詩五首不過頌美其主將曹公戰伐之功詞氣卑謟無足觀者若此前後諸篇則極叙其征夫離怨勞苦之情軍中奮勇筞畫之態併與其目前所見意中欲言者而盡得之且以見夫主將位崇而氣驕朝廷賞費之過厚是以或刺或閔可憤可傷殆有風雅之遺意豈但突將黄初而已哉

潼關吏

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祿山反詔哥舒翰守潼關與賊戰於桃林為賊所敗暨收復長安增脩阸險此詩蓋子美歸京時過此有感而作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脩關還備胡要邀同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

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草草勞瘁貌詩云勞人草草格列木為栅所以戰鬬者桃林潼關地名

石壕吏

石壕蔡夢弼曰屬陜州宜保縣昔大王築城壕於此以禦北狄或云陜東城即石濠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叶如延反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叶丘虔反吏呼去聲一何怒婦啼一何苦叶去聲聽婦前致詞

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唯有乳下孫叶須倫反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絶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塗獨與老翁别

按謂託宿也語聲絶則老婦已從吏去可知故天明

子美獨與老翁别耳　此詩唯捉人及更無人兩語

雖若鄙淺仍不害其篇終之美且與新安篇肥男瘦

男以下至眼枯見骨天地無情一節去古絶遠者自不侔矣

新婚别

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髪為妻子當作夫妻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别無乃太忽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黄勿為新

婚念努力事戎行戶郎反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禮女嫁三月廟見始成婦今暮婚晨别故曰未分明夫之父曰嫜

垂老别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

既介胄長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熟知是死别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飡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寛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時遅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絶蓬室居塌然摧肺肺

肅宗乾元初命郭子儀會九節度師討安慶緒於鄴城三年王師潰時史思明殺慶緒轉寇河南河北故

杏園土門皆嚴備以待蔡夢弼曰二處皆長安地去京城七十里　愚按三吏三别似出一時之筆若此篇牙齒存骨髓乾兩語亦與眼枯見骨同一鄙俚借使建安樂中容或有之終非雅韻特以其全篇可取者多故存之大抵此數篇用意太迫切而乏簡遠之度然其情詞周至誦之終篇不厭譬若書典謨之後而後有盤周誥蓋至此時風氣變移既久而自不能不如此耳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在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人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隣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根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鉏日暮還灌畦縣令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

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佳皆衣咍四聲古佳通灰下俱倣此）朱光徹厞地欝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飛鳥晝熱死池魚涸其涯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飡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

中衢謂黄道也冗散也光武詔云流冗道路幽薊屬范陽郡禄山為范陽節度使是時反陷河北諸郡結末思貞觀諸子以見朝廷之無人材也二歎亦必一時所作惟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兩語不類然篇中微意正在於此亦不可無也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飖吹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凉虛明

見纎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刀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鸛鶴鳴且翔況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道興九首

朔風飄胡鴈慘澹滞砂礫長林何蕭蕭秋草凄更碧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鄰客九月猶絺綌長陵鋭頭兒出獵待明發騂弓金爪鏑白馬蹴微雪未知所

馳遂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户有旌節

秦將白起長陵人頭小而銳

滁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府

中羅譙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故事凡拜相府縣載沙填路自宫城至其第名沙堤

此言諸譙尹之為遠輔者尚皆無恙唯蕭至忠記附

太平公主權勢以事被誅為可憐也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緦麻百夫行户作

反送者各有死不煩美其强君若束縛去亦得歸山岡

吳志諸葛恪傳孫策殺恪以葦席裹其身投於長陵

石子岡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要衝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况道路長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路欲出畏虎狼仰視

雲中鴈禽鳥迹有行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烟
塵阻長河樹羽成臯閒回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丈夫
貴壯健慘戚非朱顔
成臯洛陽地名
下馬若戰塲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黄葉隊我前朽
骨穴螻蟻又為塹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漢虜
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廉頗趙之良將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學胡壯健盡不留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車甲兵休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為謀

馬邑唐羈縻州在秦成二州山谷間降虜謂回紇助順收復京師送進收東都也鄴中事時兩京雖收復而祿山之子慶緒據鄴城王師圍之不克而潰茅土謂受封侯土也載驅小雅皇皇者華之詞蓋刺朝廷

不能遣使以咨訪之也

述古三首

赤驥項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唳至地為問馭者誰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古者君臣合可以理物惟賢士識定分進退固其宜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嬴賈獲利邪嬴見西京賦謂相欺取而有餘利也十六相舜所舉八元八凱也見左氏傳商鞅相秦廢井田開阡陌專務利國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材吾慕寇鄧勲濟時信良我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此篇蓋以諷肅宗雖曰中興惜無駕馭英豪之策如光武之能用寇鄧耿賈也　昌黎韓文公有云李杜

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愚按二公詩雖齊名而趣各不同蓋太白出於天資子美得於學問太白志尚縱橫時有俠氣子美抱負經濟自比稷契觀此述古三篇則子美胸中所蘊槩可見矣此其學問之功有不容掩者豈太白所能企及哉然則學詩者不可徒恃其才美固當遜志而有得也

赤谷

此下係秦蜀紀行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晨
發赤谷亭險艱方自兹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山深
苦多風落日童稚飢悄然村墟迥烟火無由追貧病轉零
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髙人嗤

寒硤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絶岸積阻霾天寒寒
硤不可度我實衣裳單況當仲冬交泝沿增波瀾野人
尋烟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殳未敢辭路難

石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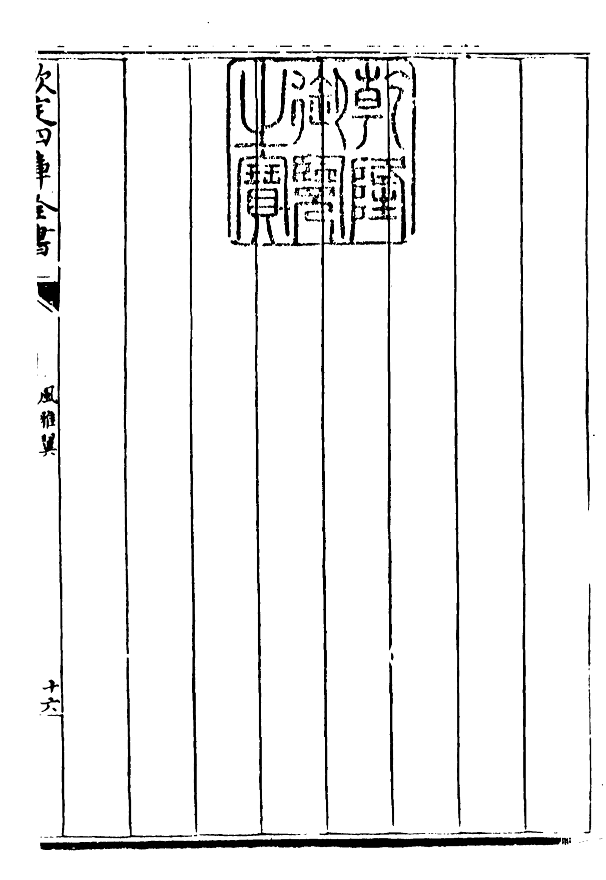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採美箭五歲供梁齊盡云直簳盡無以充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

梁指汴州齊指山東皆安史兵亂所在祿山之亂所領皆漁陽突騎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層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烏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自古有羇旅我何苦悲傷

杜脩可曰桑榆之景理無遠照以喻明皇以太上皇居西内也初月衆星喻肅宗即位未久而史思明之徒尚在也


乾隆御覽之寶

風雅翼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風雅翼卷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邵敬修

風雅翼卷十三

元 劉履 編

選詩續編三

唐詩二

韋蘇州詩十八首

韋應物天寳時為三衛郎後累遷櫟陽令以疾辭歸尋除尚書員外郎出為滁州刺史擢

左司郎中貞元初復出刺蘇州少時扈從遊
幸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讀書專工為詩
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故其
詩清深閒淡而詞格不減沈謝云

擬古五首

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已謂道里遠如何中險艱流
水赴大壑孤雲還暮山無情尚有歸行子何獨難驅車
背鄉國朔風捲行跡嚴冬霜斷肌日入不遑息憂懼容

髮變寒暑人事易中心君詎知氷玉徒貞白

右擬行行重行行

蘭蕙雖可懷芳香與時息豈如凌霜葉歲暮藹顔色析柔將有贈延意千家客草木知賤微所貴寒不易

右擬庭中有奇樹

春至林木變洞房夕含清單居誰能裁好鳥對我鳴良人久燕趙新愛移平生别時雙鴛綺留此千恨情碧草生舊跡緑琴歇芳聲思將魂夢懽反側寐不成搴衣迷

所次起望空前庭孤影中自惻不知雙涕零

右擬凜凜歲云暮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情託此傳幽音氷霜中自結龍鳳相與吟絃以明直道漆以固交深

比古詩缺二句然即止此意亦自足

右擬客從遠方來

白日淇上沒空閨生遠愁寸心不可限淇水長悠悠芳樹正姸蔚春禽自相求徘徊東西廂孤妾誰與儔年華

逐絲淚一落俱不收

右擬明月何皎皎

蒼山曾原嘗曰擬詩好學畫當識家數要先得其筆意運規製於胸中然後下筆乃可若展畫臨貌雖似亦下矣前人擬古既用其意又用其字是盜之也非擬也此論最爲切當愚按晉人如張孟陽陸士衡皆不免坐此失獨陶靖節脫去繩墨直寫所蘊可謂度越前輩矣今應物所擬亦能不規規模倣如自成一

家語者斯為可尚若夫格韻高下係乎世降之遠近

茲不暇論

雜體三首

沉沉匣中鏡為此塵垢蝕暉光何所如月在雲中黑五字

近野南金既雕錯鞶帶共輝飾空存鑒物名坐使妍媸惑

美人竭肝膽思照氷玉色自非磨瑩工日日空歎息

同聲共相應體質不必齊誰知罥音古人鐸能使大樂諧

叶弦雞反鏗鏘發宫徵音正和樂音洛變其哀叶於希反人神既昭享

鳳凰亦下（去聲）來（叶音釐）豈非至賤物一奏升天階（叶堅夷反）物
情苟有名莫問玉與泥
碌碌荆山璞卞和獻君門荆璞非有求和氏非有恩所
獻知國寶至公不待言是非吾欲默此道今豈存

效陶彭澤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叶胡戈反）物情有如此寒暑其奈
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叶居何反）盡醉茅簷下一生豈
在多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

高陵三原並京兆府縣名今三原屬耀州按沈作喆所撰應物傳云應物嘗為京兆功曹攝高陵令

直方難為進守此微賤班開卷不及顧沉埋案牘間兵凶久相踐徭役豈得閑促慼不可哀寬政身致患(音還)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君心倘如此攜手相與還

寄盧庚(一作庾)

悠悠遠離別分此歡會難如何兩相近反使心不安亂髮思一櫛垢衣思一浣叶音完豈如望友生對酒起長歎時節異京洛孟冬天未寒廣陵多車馬日夕自遊盤獨我何耿耿非君誰為去聲懽

此篇客居廣陵時作

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

李益字君虞以侍御史佐司徒劉濟鎮幽州時應物為尚書郎作詩送之

二十揮篇翰三十窮典墳辟書五府至名為四海聞始從車騎幕令赴嫖姚嫖姚並去聲軍契闊晩相遇草憾遽離羣悠悠行分遠眇眇川塗分登高望燕岱日夕生夏雲司徒擁精甲誓將除國氛儒生幸持斧可以佐功勲無言羽書急坐闕相思文

寄大梁諸友

分竹守南譙弭節過梁池雄都衆君子出餞擁河湄燕謔始云洽方舟已解維一為風水便但見山川馳昨日

次睢陽今夕宿符離雲樹愴重疊烟波渺一作念還期相

敦在動事海内方勞師

此將赴滁州塗中作南譙即滁州也

冬至夜寄京師諸弟兼懷崔水部

理郡無異政所憂在素餐從今去京國羈旅當歲寒子

月生一氣陽景極南端已懷時節感更抱離别酸私宴

席云罷還齋夜將闌邃宇沉空幔孤燭照床單應同兹

夜念寧忘故歲懽川塗恍悠邈涕下一闌干

寄暢當　自註頃聞以予弟被石從軍

寇賊起東山英俊方未閑聞君新應募籍籍動京闕出身文翰場高步不可攀青袍未及解白羽插腰間昔為瓊樹枝今有風霜顏秋郊細柳道走馬一日還丈夫當為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班

京師叛因亂寄諸弟

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羇離守遠郡虎豹滿兩京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涕忽沾纓憂來

上北樓左右但軍營函谷行人絶淮南春草生鳥鳴田
野閒思憶故園行何當四海晏甘與齊民耕
已上三首並滁州作
郡齋雨中與諸友士燕集
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遥池閣涼煩
痾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慙居處崇未覩斯民康理會
是非遣性達形跡忘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俯飲一
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懽體自輕意欲凌風翔吳中盛文

史羣彥令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殭

此篇在蘇州時作篇首兩語即據目前寫出而牧守氣象可見俯飲仰聆一聯正合題意亦可謂樂而不淫者矣

軍中冬燕

滄海已云晏皇恩猶念勤式燕徧恒秩柔遠及斯人玆邦實大藩伐鼓軍樂陳是時冬服成戍士氣益振虎竹謬朝寄英賢降上賓徒慙周旋禮愧無海陸珍庭中九

劍閣堂上歌吹新光景不知晚觥酌豈言頻單醪昔所感大醵況同欣顧謂軍中士仰答何由申

韓文公詩十首

韓愈貞元中爲監察御史貶山陽令元和初由河南令貶封溪尉及還刑部侍郎上佛骨表貶潮州刺史後歷國子祭酒兵部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復爲吏部卒謚曰文論者謂其以文爲詩故其詞多竒勁雄壯而

少冲淡然不知其於古作殆有非冲淡者可得而及也

琴操四首

琴操者本古詩之流弦歌之詞也文公擬作十操最為簡古此晦菴朱熹所謂博而能約者朱子既以將歸龜山拘幽殘形而篇為近楚詞取入後語矣且謂其不取者詩也非棄之也今所録四首格韻高深觀者當不以唐

諸詩人槩論可也

猗蘭操孔子傷不逢時作

孔衍琴操云孔子歴聘諸侯不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中見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曷為其然我行四方以日為年霜雪貿貿薺麥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覯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

守

貿貿字通作瞀陰昏不明之貌舊註云言我如蘩麥之茂當雪霜之時不改其操子如見傷而用我可也子如不傷我無自貶以見子之義　朱子嘗為韓文作考異惜乎不暇註釋其義尚使奇詞奥旨昧於千載之下如此篇有三傷字正與題下傷不逢時相應若以子如不傷係於它人則不唯前後文勢不屬而命題之本意亦疎緩矣況又以蘩麥自比而遺其蘭

尤為未然愚謂首言不採而傷者喻君子固當不為困窮改節也然聖人與天合德令天之運行豈為徒然蓋有以發育萬物而成四時之功顧我周流四方既久而道不行亦安得而不傷哉夫道既不行老而益衰正猶蘭香過時不採漸至萎瘁故又指蘭而言曰當雪霜之時見薺麥之茂子寧不傷乎子如不傷則我必不見爾而有感也蓋薺麥之茂者譬諸小人不審時而進乃其稟性之固然也而君子之傷正由

君子遭世變而守困窮有不容不傷者耳其反覆悼歎之意不亦深哉

越裳操周公作

越裳國名在交趾之南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

雨之施物以孳音兹我何意於彼爲自羅之先叶斯人反其艱其勤以有疆土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叶後五反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於門叶眉貧反孰治於田叶地因反四海

既均越裳是臣

孫汝聽曰言豈有荒於門而能治於田者是必四海既均而後越裳是臣也均平治也

岐山操周公為太王作

太王居邠事見孟子

我家于豳自我先公伊我承序一作緒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為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音阻我性獨處爾莫余追無思我悲

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竒爲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去聲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叶子悉反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皆情有所不能自已此篇詞氣痛怛誠足感動人者使吉甫聞此尚安忍而不

顧也耶

嗟哉董生作

淮水出桐栢山東馳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一有年字）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叶音牋）天子不聞名聲爵禄不及門（叶民堅反）門外唯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

慽慽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唯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傍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害兄弟為讎食之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誰與儔

此篇當在漢魏樂府之列小學書載此末句亦有將字今從本集蓋前一將字疑詞也至此則不復疑矣

河之水寄子姪老成 二章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三年不見兮使我生一作心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海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如字或曰當與去字並叶上聲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蕨於山叶輸旃反緡魚於淵我徂京師不遠其一作而還音旋

此詩可見其心慈愛惻怛當與祭老成文同觀

古風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曰既饜矣乃尚可以生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一作我去）奚適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湯湯（音商）曷其而歸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一日（叶音失）

東蜀樊汝霖曰安史之後方鎮相望地大兵驕不廷不貢往往皆是觀此詩意當在德宗之世作

馬厭穀

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籺音纈士被文繡兮士無短褐彼其得志兮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

此言君子能守困窮不易常度鄙夫得志驕奢而不自虞一失志則由奢入儉難故深為之嗟嘆也

青青水中蒲三章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上隴去我在與誰居

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如

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

此詩不知何為而作詞格雖若類晉曲之子夜前溪等歌然其氣韻優游深渾去漢魏自不相遠非晉曲淫豔者比唐人以樂府名家者亦皆下此矣

鳴鴈

嗷嗷鳴鴈鳴且悲窮秋南去春北歸去寒就暖識所依天長地闊棲息稀風霜酸苦稻粱微毛羽摧落身不肥徘徊反顧羣侶違哀鳴欲下去聲洲渚非江南水雨朝雲

多草長沙軟無網羅閑飛靜集鳴相和違憂懷恵性匪它湯河反

凌風一舉君謂何

文公脫汴州之亂往徐州依張建封居符離睢水上既踰浮蔚蔚不得志將辭去故作是詩詳見與孟東野書

柳柳州詩四首

柳宗元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時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引納禁近與計議擢禮部

員外郎欲大用之俄而叔文敗坐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以卒世評其時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與韋應物並稱宜矣然必較其等差則子厚之務求工緻乃不若韋之蕭散自然者也

唐鐃歌鼓吹曲獸之窮并序

鼓吹鐃歌本漢軍樂也子厚爲唐作十二曲以紀高祖太宗功德之盛　按唐史不載疑

子厚私作而未甞用奏於朝廷然皆不失為

古調但其詞太嚴密氣亦促迫而乏優游之

韻其亦朱子所謂有意於求似者唯此一篇

詞義若差勝云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兵東土為獸之

窮第二

獸之窮奔大麓天厚黄德狙獷服甲之櫜弓弭矢箙皇

旅靖敵逾𨙸自亡其徒匪予戮屈𧸘 韻書無此字或云即周禮賦字與㬥

同

猛虡慄慄麋以尺祖㪚以秩黎之陽土茫茫富兵戎盈倉箱乏者德莫能享叶平聲驅豺狼授我彊

初秋夜坐贈吴武陵

稍稍雨侵竹翻翻鵲驚叢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風積霧杳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即席莫與同若人抱奇音朱絃緪枯桐清商激西灝泛灔凌長空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閟大樸薄俗何由聦

界圍巖水簾

界圍巖在永州

界圍匯湘曲青壁環澄流懸泉粲成簾羅注無時休韻磬叩凝碧鏘鏘徹巖幽丹霞冠其顛想像凌虛遊靈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今我始北旋新詔釋縲囚釆真誠眷戀許國無淹留再來寄幽夢遺佇本作貯誤催行舟

南澗中題

丹丘神仙所處之處楚詞云仍羽人於丹丘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猗去國寃已遊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莫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初秋篇首兩語頗新巧猶未失為沈謝此獨遊亭於時二句自是唐韻讀者當自識之

張司業離怨一首

張籍貞元中及第官至國子司業工為樂府

詞昌黎韓文公稱其學古淡者是也蓋唐人之古詩於此焉止矣

切切重去聲切切秋風桂枝折音舌人當少年嫁我當少年別念君非征役一作行年年長遠塗妾身甘獨淚高堂有舅姑山川豈悠遠行人自不返

或言籍樂府古淡昌黎既許之宜其可取者多矣愚謂古人制作自有體格雖或因時高下其氣韻亦不相遠此難以言語形容在識者自能心領意會也今

觀籍所作詞雖古淡音調則唐而已獨此離怨一篇庶幾近之餘皆似是而實非大抵貞元以後稱學古者類如此夫唐以詩名世者無慮三百家而欲求古作之純全合乎風雅之遺響者何其不易得也嗚呼世降風移一至於此也夫

風雅翼卷十三

風雅翼卷十四

元 劉履 編

選詩續編四

宋詩

王荆公詩二首

荆國王文公安石神宗朝位宰相其經術行業固不暇論而文章簡遠可法詩宗杜少陵

聞有古體惜乎不多得也

雲之祁祁荅董傳一作傅

傳字至和洛陽人有詩名嘗在鳳翔與東坡蘇公友善按東坡集有和傳留別詩言其貧且未第韓魏公鎮長安傳有詩云古來風義遺才少近世公卿薦士稀及魏公舉之而傳已卒

雲之祁祁或雨去聲下同于淵苗之翹翹或槁于田雲之祁

祁或雨于野有穑于田豈不自我薈兮其隮其在西郊

匪我爲之我歌且謡蔚兮其復叶筆力反南山之側我歌且

謡維以育德

祁祁舒徐貌薈蔚亦雲興之貌西郊盖用易所謂密

雲不雨自我西郊之意　此詩四章首章喻朝廷恩

澤施或不當則士之困窮于下宜也次章言施得其

所而猶困窮焉者豈不由我之才力不足振起之歟

三章則言雲興不雨澤施未光則又非我之力所得

為矣末章乃言斂迹不施而屯其膏澤當此之時我但歌謡是適維以育德而已此蓋勉其自守以盡夫固窮之義也荆公四言又有新田詩亦不失為古作但不及此篇之簡潔深婉故不録爾

雲山詩送孫正之

按荆公送正之序云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能行古道又善為古文其兄之官於温將奉其親以從故送之此詩亦必一時所作

雲山參差碧相圍溪水詰曲帶城陴溪窮壤斷至者誰

予獨與子相諧嬉山城之西鼓吹悲水風蕭蕭不滿旗

子今去此來無時予有不可誰予規

此詩詞調近古而意思簡淡較之宋諸家語似亦未

有能過之者故録之

朱文公詩二十七首

晦菴先生卓然以斯道自任著書立言上與

濂洛諸公繼絶學之統矣其於吟詠情性亦

必取則於古之作者嘗言三百篇性情之本
學詩而不本於此則亦淺矣又曰作詩須從
陶柳門庭中來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淡之
趣又曰選詩及韋蘇州詩固當熟觀更須讀
語孟以探其本今觀先生所為詩大概出入
陶韋之間至義理精微處則皆本於六經四
書者又豈它人所能窺測哉

述懷

夙尚本林壑灌園無寸資始懷經濟策復愧軒裳姿効官刀筆間朱墨手所持謂言殫蹇劣詎敢論居卑任小才亦短抱念一無施幸蒙大夫賢加惠寬棰笞撫己實已優於道豈所期終當反初服高揖與世辭

此蓋初就仕同安主簿時已知道不可行而將隱也

古意

兔絲附樸樕佳禾生高岡弱蔓失所依佳木從蒼蒼兩美不同根高下永相望相望無窮期相思諒徒為同車

在夢想忽覺淚沾衣不恨歲月遥但惜芳華姿嚴霜萎百草坐恐及兹時盛年不再至已矣不復疑

樸樕小木也此詩蓋記言雖有明君不得親遇而歎夫道終不可行也已

社後一日作

聖作重品節等殺所介反古所詳里有秦社稷借差遂無章王綱諒已隳精意尚不忘尚論千載前簡編有遺芳侃侃陳孺子恂恂萬春鄉敬恭事耆老禱賽謹田桑悠

悠我里居歲事存一作有故常向來諸老翁敦龎亦端莊交神庶或享與物同樂康今我胡不樂悵然下顧罔古人不可見今人自猖狂

秦社僭差按祭法天子為民立大社自立王社諸侯為民立國社自立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氏曰大夫不得特立社與庶民族居百里以上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古者立社之法其詳如此秦罷封建改侯國為郡縣里社雖存而無上下之等殺

是古法之壞自秦始也章法也陳平宰社事見漢書平所居陽武縣户牖鄉今言萬春未詳或恐别是一事此詩蓋感嘆世道愈降而民俗之不古若也

感事有歎

榮華難久恃代謝安可量宿昔堂上飲今歸荒草鄉高堂一以傾繐帳施空房繁絃既闋奏緩舞亦輟行桃李自妍華東風自飄揚帝悭靡遺思更平聲衣有餘芳身徂名亦滅事往恨空長寄語繁華子古今同一傷

此必有為而言然當時恃勢驕奢之人往往有之不必考其誰何也

遯家菴

弱齡慕丘壑玆山屢遊盤朝躋青冥外暮陟浮雲端晴嵐染襟裾水石清肺肝俯仰未云已歲月如飛翰中年塵務牽引脰空長嘆曠歲一登歷心期殊未闌矧此情交集笑談有餘歡結架廹巒碕徙倚臨奔湍共惜前古物令為後來觀落景麗雲木回風覆秋蘭林昏景益佳

悵然撫歸鞍諒哉故山好莫遣茲盟寒

將遊雲谷約同行者

躋險擇幽棲搴蘿結茅屋疏泉下(去聲)石瀵(四備反)種樹滿烟谷時登此原上一騁千里目雲物下透迤岡巒遠重複暫辭忽曠歲再往恨牽俗因悲昨遊侶或已在鬼録暄風悟新陽一雨欣衆綠明發君莫遲幽期我當上(疑)

瀵疊石溜水溢而有聲之處

頃以多言害道絶不作詩兩日讀大學誠意章

有感至日之朝起書此以自箴盖不得已而有言云

神心洞玄鑒好惡（並去聲）審薰蕕云何及自誑閔默還包羞令辰仲冬節寢歎得隱憂心知一寸光昱彼重泉幽朋來自茲始羣陰邈難留行迷亦已遠及此施吾輈

誑欺也一寸光即所謂明德此篇當與感興詩通看

齋居感興詩二十首（并序）

一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

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之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以為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妙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

其一

昆(音渾)侖天無外旁礴下深黃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玠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

昆侖言天形之圓轉旁礴謂地勢之廣被馬圖即滎河龍馬負圖而出伏羲則之以畫八卦者也人文謂兩儀四象支分交錯成八卦以備三才者說見朱子原象賛象罔猶言不分曉語出莊子無極翁指濂溪周子也　此篇論太極一貫之理也言天地設位以

見太極之體所以立陰陽寒暑迭運以見太極之用所以行蓋無往而非太極也伏羲古之聖皇仰觀俯察默契其妙有不待河之出圖而所謂人文者固已灼見於畫卦之前矣且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渾然融貫本自昭著但聖遠言湮而於無聲無臭之中有未易以窺測者今乃感荷周子作為圖說以示我人使獲見其如此之明而無疑也　余子節曰伏羲作易自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

極而孔子言之孔子賛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
而周子言之葢無極二字乃周子不繇師傳默體道
妙立為名義者如是故朱子於其圖說釋之詳已而
復於此特舉是以名稱之不亦宜哉

其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音宏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
至理諒斯存萬古一作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肯
聾

八紘淮南子謂九州之外有八夤八夤之外有八紘斯者指陰陽升降而言混沌元氣未判之稱混沌死亦見莊子書幻恠妄也　此言太極之實理與陰陽氣化亘萬古而無終窮也其曰前瞻無始後際無終者即周子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及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夫太極理也陰陽氣也氣無理則無所本理無氣則無所寓二者常相依而不相離故陰陽之升降無時休息而太極之妙用亦無往

而不在也彼謂混沌死者其意以為天地既判元氣

分裂則所謂太極者亦破碎而不復全此驚世駭俗

之論其不足信也明矣

其三

人心妙不測出入秉氣機凝水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

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暉神光

燭九垓玄思去聲徹萬微塵編今寥落嘆息將安歸

機者發動所由之處凝氷焦火淵淪天飛語本莊子

元化即書所言上帝降衷劉康公所謂受天地之中以生者長樂潘柄以為吾心之太極是也九垓已見

補註郭景純詩　此言人心不測秉氣而動茍無道以主之則恐懼所迫不氷而寒忿懥之來不火而熱甚而至於淵沉天飛有不可繫者矣唯聖人為能精一執中故其動靜之際不踰矩度存諸中而應乎外觸處洞然莫非此心之妙然自聖人不作心學無傳簡冊雖存今人無有能究之者而寥落殆甚是以人

心之失愈遠而嘆其將無所歸也

其四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味分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跡不有祁招音韶詩徐方御宸極

靈臺即人心也以其神明之所舍故以為名朶垂也頤口旁也朶頤欲食之貌語見周易祈招詩已見補遺徐方徐偃王之國也按韓文公記偃王廟云穆王

西遊忘歸四方諸侯有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于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宸極謂帝居也　此承上篇之言人心不測以終歎息安歸之義首言靈臺之妙萬化之所從出者即書所謂道心之謂惟其不能精一執中反為人心所役乃縱飲食男女之欲甚至崩奔馳鶩如穆王之幾喪天下者為害甚大可不顧念之與章首靜觀二字實一篇之旨要蓋不能靜觀則無以知此心之妙而所謂自蕪

穢不自悟者皆由於此讀者不可以其易而忽之

其五

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况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借侯荷上去二聲爵圭叶音規王章久已喪何復嗟嘆為馬公述孔業記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涇舟涇水之舟見詩棫樸篇以其下文有周王于邁之語故借用之膠潘柄言與莊子膠杯之義同當音

去聲皇王大紀云昭王征荆蠻旋涉漢梁敗而隕王

右辛餘靡振王北濟因是發病崩史記云南廵狩不

反卒于江上則是涇舟徃膠于楚澤也或引通鑑外

紀之說漢濵之人惡王以膠船進中流膠液船觧而

溺於義不通麟踣謂其折足而死也已見補遺獲麟

歌及補註劉越石詩借侯謂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

共分晉地而請為諸侯天子不能討且從而命之也

章猶法也馬公司馬温公迷孔業謂作通鑑欲續春

秋也　此言周自昭王南征不返王綱已陵夷矣及平王東遷下同列國周衰愈甚而亂臣賊子興聖人於此已不能不感傷焉況乎麟出非時而見害於是悼明王之不作哀吾道之既窮作為春秋而託始於平王絕筆於獲麟也丁建三晉之時王章淪喪既久雖復嗟歎亦無如之何已而溫公通鑑之作乃欲追述聖業託始於此觀其反復悲傷以明夫禮義名分之不可紊者其意信為忠厚然惜其不即繼書獲麟之

後如東萊吕氏之大事記則無乃昧於事機之所先乎或疑朱子綱目亦始于三晉而獨譏温公為不可何也盖通鑑紀事之書但當續左傳而不當有所創始綱目褒貶之詞實法春秋况因通鑑而作自不容不於此始二書製作之體固有不同讀者詳之

其六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妍穢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草秉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

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
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
魏後賢盍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東京指東漢所都而言刑臣閹官也天綱猶言王綱
西園靈帝所置造萬金堂引司農金帛錢物積之并
寄藏小黃門常侍家錢又令其賣官鬻爵入錢於此
五族宦者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也桓帝時同日
封侯世謂之五侯又有五邪五倖之號千里草靈帝

時童謡應董卓之讖卓初為中郎將後廢立擅殺自為丞相燒宫廟發諸陵刼獻帝西遷陸梁强梁也當塗謂魏王曹操說見補註第八卷桓桓威武貌左將軍漢昭烈也建安三年為左軍將軍領豫收伏龍謂諸葛孔明鳳鄒謂龎統也見孔明傳祀漢配天謂接漢正統也王圖不偏昌歎其不得統一也孔明嘗言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蓋其志必欲統一云爾晉史謂晉史官魏陳壽撰三國志以魏為帝魯連子戰

國時人會魏將新垣衍説趙使尊秦為帝連責之曰
彼帝天下連有蹈東海而死耳　此言東漢自桓靈
失道宦竪弄權斂貨賂以蓄奸織興黨錮以害忠良
遂致亂臣賊子相踵殺奪昭烈以漢室之胄又得忠
賢為輔出師討賊圖復舊疆宜無難者然天意竟不
可回莫遂炊廓陳壽作史以魏繼漢固無足責後來
如司馬公學術之正當以春秋之法正之乃亦帝曹
魏而冦蜀漢求其如魯仲連之恥帝秦者今不復見

千載而下使為悲傷而已　余子節曰朱子綱目書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而不書禪位於蜀紀漢特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而不書以黄初之號及蜀亡乃書鄧艾至成都帝出降漢亡以見漢統非絶於獻帝之延康也與此詩正相表裏愚按習鑿齒漢晉春秋謂蜀以宗室王而魏吳皆為篡逆至晉文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然則朱子固有所本云

其七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熖燔蒼穹向非狄張徒孰山作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迭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比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晉陽太原也唐高祖李淵初為隋太原留守其子世民陰與晉陽宮監裴寂謀以宮人私侍其父因脅以起兵遂取隋而有天下其後世民又殺太子建成而

嗣立是為太宗王明太宗子曹王明也巢封即太宗
弟秦王元吉後封巢剌王初太宗并殺元吉而納其
妻生子明使繼巢王後麀亦牝也麀聚謂武后本太
宗才人高宗烝立為后此禮記所謂父子聚麀也牝
晨言高宗令武后預決朝政是牝雞之晨也乾綱謂
君為臣綱夫為妻綱也天樞武后既革唐為周鑄銅
柱高一百五尺以紀周功德榜曰天樞毒猶惡也淫
毒謂武后初幸僧懷義王求禮嘗請閹之復幸張易

之昌宗兄弟陽使預脩三教殊典於內殿以掩其跡之類虐謑謂武后之殘酷如斷去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酒甕中令骨醉數日而死又累殺三太子及唐宗室諸王族屬殆盡狄張狄仁傑張柬之也取日功謂中宗得正帝位社稷復歸於唐也柬之傳贊云取日虞淵唐經謂唐史本韓文公作唐一經之詞亂汚雜也周紀武后紀也侃侃剛直也范太史名祖禹常作唐鑑　此篇專論武后之事因推言高祖太宗垂

統之主皆以女色亂倫如此宜乎繼體如髙宗者不耻麀聚之汚卒致牝晨之禍也葢武后自得志以來專作威福至於竊取大位權歸武氏者幾五十年而其閒淫穢殘虐不可勝紀及武承嗣三思等營求太子自非仁傑力挽於前柬之討亂於後則唐祚幾於絶矣秉史筆者宜用春秋之法黜武后以為女主僭亂之戒奈何歐陽文忠公之修唐書仍列則天改周之事於帝紀以亂國史之凡例乎惟范太史受學程

子之門其作唐鑑也於中宗廢遷之後每歲必書帝在某所以合春秋公在乾侯之所以正國經而明大義者真足以開萬古之愚蒙矣　按唐書列傳初吳兢撰國史為則天本紀史館修撰沈郎濟奏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文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愚謂郎濟此言雖未行於當時固可法於後世惜乎歐陽公見之而不能用竊意范太史所受於伊

川者得非有取於此乎因并記之且以見公論有終不可泯者云

其八

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發微諒難忽義端本緜緜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絶彼柔道牽

開先謂啓其端而道之也禮記云有開必先掩收斂也掩身齋戒月令之文於仲夏仲冬之月見各及此

指幾微而言閉關息商旅見易復卦之象言安意以養微陽也柔道牽姤卦初六象辭牽進也以其進故止絶之所謂繫於金柅是也　此篇言君子當體陰陽消長之機以加省察存養之功也夫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二者迭為消長無有止息然陽剛陰柔善惡於是乎分焉且吾一身之氣用天地流行之氣而吾日用之間其可不因陰陽之消長以審夫善惡之機乎方其德性昭明一或昧於慎獨則物欲之蔽

已有開先者矣此二句本黄伯勝說乃知幾微之際信不可忽然其間善端本自緜緜不息又豈可不於此而常省察焉是以君子當嚴冬一陽初復必齋戒豫養以固文明之基當盛夏一陰初始亦必齋戒豫備以杜昬迷之漸此正抑陰扶陽遏惡揚善之節度也掩身以下二句兼冬至夏至說閉關絶柔二句分復始之詞説此鄱陽董味録朱子語諸家箋註皆不及此因併記之

其九

微月墜一作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

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遥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語不古寂感無邊意甚切方

昂高舉貌南北極天之樞也天形微倚繞地左旋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樞軸該言天之旋轉所以持兩端而居中不移者如户之樞車之軸也太一即北辰所謂帝座也按朱子語録太一如人主北極如帝都三辰日月星也　潘柄謂此篇因

天象以明人心之太極是也蓋見月星河漢隨天運轉而有以感夫天之樞軸南北相當常居其所而不移北辰一星獨居中天照臨四國三辰環繞而歸向之人之一心處方寸之間寂然不動至於酬酢萬變感而遂通不見其有邊際方所亦猶是也故特舉要如此三字以示人其意切矣

其十

放勲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

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㪨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

千載心秋月照寒水五字全非古語魯叟何常師删述存聖軌

放勲虞史賛堯之詞言其功大無所不至也始者言

本於此也欽恭皆敬也精一者持敬之極功朱子敬

齋箴正引其語猗歟歎詞躋升也商頌長發篇言湯

之德聖敬日躋也穆穆敬德之容大雅云穆穆文王

於緝熙敬止戒㪨謂名公作旅㪨之書以戒武王待

旦孟子言周公思兼三王之事坐以待旦魯叟謂孔

子也　此言自古聖人相傳之心法惟在乎敬之一字而已堯之所以放勲者既始於欽明舜之南面無為者亦始於恭已無它道也及舜以之而授禹則曰惟精惟一語益加切真足以立人紀於萬世矣其後湯文有得於此而其嗣承之際武王所以慎戒契之訓而能丕顯其光烈周公所以思兼三王而能興起乎典禮又豈出於此敬之外哉是知此心同然千載一日至於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無間於禹夢見

周公以集羣聖之大成而其刪詩書定禮樂亦不過
著明前聖之軌轍耳然則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
終者也後之學者可不深念乎哉

其十一

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
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静頽（頽同）然千古存悟
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動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庖羲即伏羲也開戸曰闢乾坤為易之門故云闢乾

健也天行健故乾配天德坤順也地道順布故坤恊地文凡地之所載粲然呈露者皆謂之文玄渾謂天方儀謂地也顝然重墜䫉亦安靜之意　言我聞伏羲初書乾坤二卦以象天地因而仰觀俯察以悟其意而有以契乎入德之門是以君子法天運之周以力行當自强而不息効坤儀之静以敬守思安貞而益敦也上篇專言恭敬使有以涵養其本原開發其聰明以為德業之基此則直指踐履工夫由是而入

於聖賢之域也二篇之旨相為始終學者尤宜體玩

其十二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剡變喪春秋魚魯磨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圖河圖及伏羲先天諸圖象卦象皆大易至理之所存隱謂溺於測候之術數虛無之誕說而不明也簡編訛者如小雅不當升魚麗於鹿鳴之什而以南陔等篇附魚麗之後之類及武成洪範康誥梓材諸篇

多有錯簡也禮樂交喪謂儀禮多殘缺而樂經又廢不傳也魚魯謂簡牘磨滅有讀亥為豕魯為魚之類龍門本河津山名周禮稱龍門之琴瑟以其地之所出也此因伊川程子晚年築室龍門之上以著書傳道故托言之　此蓋嘆聖經殘缺大道隱微而有志於著述以闡明之歟六經所以載道而今若此譬之瑶琴空存而絃絶已久則將如之何哉所賴河南程夫子得不傳之樂於千數百年之後聖人之微言如

絃絶而復續令我欲得理其餘韻者以有龍門之遺

歌在是故也

其十三

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守謹獨衣錦思尚絅偉

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為爾挈裘領丹青

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年餘無人踐斯境

躬行也中庸子思所作謹獨尚絅皆言為已之學其

立心當如是也操存言人良心易失能持守之即在

此耳　此言顔子曾子所行之目子思孟子所言之要皆如丹青炳煥垂法後世如何鄒魯以後濂洛以前千餘年間無有能力踐而深造之者且四者之中操存一語尤為切要葢仁義之心放而不存則雖欲加以克省不欺之功亦無所用其力焉故朱子於孟子夜氣章說之詳矣而復於此時申挈裘之喻以致丁寧之意云

其十四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即天道之流行而不息者元亨於時為春夏萬物生長周子以為誠之通利貞於時為秋冬萬物收藏周子以為誠之復誠者元亨利貞所以流行之實理即下文萬化之原所謂太極是也

五性五行之性曰仁義禮智信五行各一其性而人心具一太極為得五性之全實斯存者亦上文非誠

無有之意　潘柄謂此將言異端詞章之害道妨教故先發此以明吾道之本原是也夫道之本原誠而已矣造化之所以發育人物之所以生生皆不外是世人不知往往逞其私智而穿鑿妄行此道之所以愈不明也豈若隱遯之士潛心育德而能深探乎此者耶

其十五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

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

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

元命祕謂人生受命之初造化玄微之機械也生死

關即元命秘之所在以其可以生可以死皆由於此

也金鼎即指人身之中而丹家所謂乾坤鼎器是也

蟠者交媾之謂龍虎藥物之假名其實精氣二物

而已三年言其久蓋丹既成又必溫養之久然後脫

然而輕舉也刀圭醫家則藥之所分數本草以為十

分方丹七之一刀圭入口蓋用參同契刀圭最為神還丹可入口之文參同本言内丹特借服食之事為喻耳　此言仙家長生之術學之甚易但恐不合吾聖門原始反終之道雖得偷生豈能無愧於心乎横渠張子曰存吾順事没吾寧也其安矣哉

其十六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傳流世代久梯接陵空虛顧眄指心性名去聲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争趨據

空不踐實躋彼榛棘塗誰我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西方指佛而言周昭王時佛生於西域天竺國緣業謂人死不滅復入輪還生時所為善惡皆有報應也梯接猶今人言架空也指心性謂佛書有即心是佛見性成佛之説趨有無謂其言有則云色即是空言無則云空即是色之類靡然草從風偃之貌三聖指禹周公孔子也　此言佛初在西方以緣業化誘愚俗其言卑近易曉亦不過使之怖畏自脩不敢為惡

耳及傳入中國既久爲其徒者轉相梯接講演空妄勝大之言號爲義學未幾又變而爲禪不立文字直以爲一顧眄一話言之頃便可識心見性超悟道妙如此捷徑一開不唯化喻羣愚雖高人達士亦莫不靡然從之殊不知彼但可施於一己以爲寂滅之計而非吾儒人倫日用之實理乃亦以之施於天下國家如行榛棘之塗鮮有不困於迷誤顛陪者焉朱子欲繼三聖而焚其書即孟子距楊墨之意也　愚謂

仙佛之為異端一也然脩鍊之徒往往靳秘其術不輕授人故從而習之者無幾佛氏之教乃欲廣化羣生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夫婦皆歸於我若此不已則天其與我民彝不幾於熄乎故程子獨言其害道為尤甚戒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今詳味二詩之旨則其輕重淺深亦可見矣

其十七

聖人司教化横序育賢才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

敘既昭陳人文亦褰開云胡百代下學絶教養乖^叶公迴反^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久^一作淪^喪擾擾胡爲哉^叶反^

横通作黌學舍也善端即四端也天敘即書所言五典人文亦五典中人理之倫序易言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正謂此也褰掀舉之意褰開言易見也倫魁猶言甲科狀元也　此言古先聖王開設學校教育羣材皆所以明人倫而已始也因其本心固有之

善端使培養而擴充之及夫天叙之典既極其昭陳則人文亦莫不粲然而可觀奈何後世賢聖之君不作教化陵夷庠序羣居之士率皆馳心於外不知人理自然之文但以詞章之葩藻豔麗者為文爭先鬬靡躐取高第遂使良心琢喪利欲紛挐而於天叙天秩不復加意風俗之頹敗一至於此可勝嘆哉

其十八

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凉奉

捧同水勤播洒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炙之夜反一作味見惡逾探平聲湯庸言戒粗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匆忙太俚十五志於學及時起高翔

童蒙養見易彖傳遜順也謂順親也謹暄涼即溫清之事篲箒劇甚也嗜者知其味而好食之也炙燔肉逾探湯言惡之甚也庸常也時行即庸行也軔礙車止輪之木發木動輪則車行　上篇既言士風凋獘

由教養之失道故此專言童蒙貴於養正以為進德脩業之基自遜弟以下至謹言行一節皆養正之事夫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然或恐其不安於分而有妄意躐等者焉故又戒之曰聖塗雖遠且當於此從容漸進俟年十五而入大學從事於窮理脩身治人之道然後奮然高起以造乎聖賢之域不難矣

其十九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櫱生牛羊復來侵恭

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牛山木訓義已見孟子集註任堪也勝也反躬自省也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艮其背艮卦彖辭止靜之義也蓋人身百體皆為物所動惟背不動故爾　此篇本孟子之意以成文前四句與下四句同孤根穹林又似以木為比大抵為人放其良心而不知求故以哀哉二字發其首

令人惕然深省而操存保養以復其初也上篇戒以
發軔匆忙者欲其盡保養之功而易於高翔此則嘆
其何年秀穹者恐其失保養之時而難於成功也其
反覆懇切之意不亦深哉　潘柄曰反躬艮背以持
其內肅容正襟以防其外又曰童蒙養正言存養之
法至此始露出仁義之心以為所養之實不可不知
也

其二十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彼哉夸毗子呫音帖囁日涉反徒啾喧但騁言詞好豈知神鑒昬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刋落竒功收一原

清清明温和厚也彼哉者外之之詞夸大毗附也詩云無為夸毗蓋小人之態不為大言以夸世則為諛言以毗人也呫囁多言也神鑒謂明德一原即前所謂萬化原也　此言天本無言四時行百物生而玄渾之幽默者自若也聖人欲無言日用動靜莫非至

教而德容之清溫亦自若也彼夸大阿諛之人徒騁
口才務美於外而卒迷其內竟何以哉且云向也亦
昧聖訓而失於多言自今發憤永將消除枝葉之繁
而歸根斂實收奇功於一原也　余子節曰學者想
德容清溫於無言之中察神鑒昏昧於多言之際聖
愚之分斷可識矣進齋徐幾曰功收一原渾然此道
之全體融會於方寸夫子所謂一以貫之子思所謂
無聲無臭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故感興詩以此

終焉

風雅翼卷十四